

「开卷读书文丛」
KAIJUAN

DUSHU

WENC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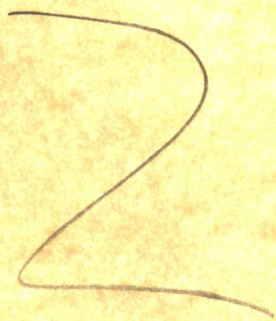
美丽的旧书

瞿光辉 著

KAIJUAN DUSHU WENCONG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267/703

2008

美丽的旧书

瞿光辉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丽的旧书 / 瞿光辉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2

(开卷读书文丛)

ISBN 978-7-81101-726-7/I·34

I. 美… II. 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819 号

丛 书 名	开卷读书文丛
丛书主编	秋 禾 董宁文
书 名	美丽的旧书
作 者	瞿光辉
责任编辑	高朝俊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mail	nspzbb@njnu.edu.cn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56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1-726-7/I·34
定 价	24.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目 录

书 话

《一朵朵玫瑰》及其他	/3
《番石榴集》	/5
《独清译诗集》	/7
萨迪的《蔷薇园》	/9
《鲁拜集》	/11
读德国民歌	/12
说说《雅歌》	/15
《裴多菲诗》	/18
难得一卷飞鸟诗	/20
《哈尔次山旅行记》	/22
艾青译《原野与城市》	/23
休斯百年	/24
《沫若译诗集》	/26
《高尔基作品选》	/28
《沙恭达罗》	/30
钱春绮和《海涅诗歌精选》	/32
戴望舒译《洛尔伽诗抄》	/34
《飞鸟集》和《新月集》	/36
魏风江与《我的老师泰戈尔》	/38
诗人阿波里奈尔	/40
《天竺旧事》中的故事	/42

奈都夫人和她的诗	/45
《神曲一裔》	/49
傅东华译《参情梦及其他》	/52
《生命的花果》编译后记	/53
纪伯伦作品在中国	/56
《伊索寓言》中译本	/63
诗经今译《卷耳集》	/69
写新诗的三兄弟	/71
《冰心散文集》	/73
《描在青空》	/75
《乔装打扮的土狼》	/78
《小溪流的歌》	/80
《现代创作文库》	/82
我的第一本藏书	/84
一枚书签	/87
漫谈藏书票	/90
丽尼,美丽的名字	/93
林林的《印度诗稿》	/96
《现代中国戏剧选》	/99
“半朵花”与《稻草人》	/100
《二十夜问》书缘	/102

书 人

纪念罗大冈先生	/107
心崇泰翁存真情	
——记魏风江先生	/110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记朱维之先生	/117

爱满人间一百年	
——追念冰心先生	/120
纯白如云的花朵	
——回忆诗人唐湜	/121
常青的大树	
——怀念叶君健先生	/125
永远年轻的老人	
——记诗人圣野	/128
无法投递的回信	
——悼念赵瑞蕓教授	/131
记樊祖鼎教授	/133

书 情

从花鸟虫鱼到诗与寓言	
——为《作文新圃》而作	/137
石榴花般的灿烂诗情	
——读赵瑞蕓的《梅雨潭的新绿》	/141
徐志摩的诗	/145
破解《野草》之谜	/150
寓言：自由之花	
——写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精品·寓言卷》出版之际	/152
哲理与诗情的结晶	
——论金江的寓言	/154
邝金鼻的知识寓言	/159
一面有趣的“镜子”	
——任明耀童话：《猪八戒新传》	/162
漫谈季羨林先生的反批评	/164

石缝中开出的花朵	/166
《小朋友》与我	/169
印度现代诗鳞爪	/172
漫谈我的译诗	/177

书 话

《一朵朵玫瑰》及其他

邵洵美是“新月派”诗人之一，著名的《新月诗选》收有他的作品。他的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和《诗二十五首》曾有重印，而他的译诗集《一朵朵玫瑰》存世者可能只有一二了。

我收藏的《一朵朵玫瑰》1928年3月由译者自办的金屋书店出版，小三十二开，米色道林纸印，毛边。本书收九位外国诗人二十四首诗，以古希腊女诗人莎弗始，以有近代莎弗之名的美国女诗人蒂爱斯黛儿终，共三十二页；另附有略传、小注各七页。

邵洵美原名云龙，同表姐盛佩玉结亲，表姐美丽非凡，又有才能，为了与其匹配，邵自改其名曰洵美（源自《诗经》“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他曾赴英入剑桥大学学习文学，第二年离英赴法进法兰西画院学绘画。1926年回国从事文学创作和出版事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美国《纽约客》驻沪记者项美丽（Emily Hahn）同居多年。《一朵朵玫瑰》虽系译诗集，但可窥见他的艺术倾向。他译的几乎全都是唯美主义诗人作品，从他认为是唯美主义始祖的莎弗，到英国前拉菲尔派罗赛蒂兄妹，到法国的万蕾（现通译魏尔伦）等。

唯美主义诗歌的特点是内容上写女人，写恋爱，写情欲，写肉体美；形式上采用艳丽的诗句，悦耳的音节，整饬的诗行。邵洵美写的也大都这一类诗，据说当年徐志摩见了曾对人说：“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但却为左翼文人所诟病，直到2000年还被拉出来鞭打一番。其实，当代有些女作家甚至用身体写作了。看起

来这仿佛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宿命：凡触及生命本质，尤其是本能活动的艺术家最初都必将成为当时社会所反对的异端，为社会所不容，成为指责甚至迫害的对象。

抗战时期，邵洵美身居上海“孤岛”，在日本兵的眼皮底下，秘密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并且亲自发行或送到洋人手中。解放后他以译述英文书稿为糊口之计，1957年当雪莱《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出版时，为他誊写译稿，时时关心他健康的长女已不在人间。他译的几部泰戈尔长篇小说如《家庭和世界》、《两姐妹》等亦因中印边界冲突而胎死腹中。他生计无着，只得给远在美国的旧日情人项美丽写信请求资助，但信件全落在有关部门手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以“美蒋特务”罪被关押在狱，后查无实据，释放，其双腿因长期盘坐致残，人亦已衰弱不堪，逝世时夫人盛佩玉——这位近代上海第一豪门盛宣怀的孙女已无钱置办衣裤，只买了双新袜子送她的表弟丈夫离开这个世界。

《番石榴集》

三十年代的朱湘以创作新诗知名于世，其实他在翻译外国诗方面的贡献似乎更大。他以三十岁不到的年纪留给我国文坛两部难得的翻译作品集，一为《番石榴集》，一为《路曼尼亚民歌一斑》。

《番石榴集》一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收埃及、亚刺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中卷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科隆比亚、德国、荷兰、斯堪地纳维亚、俄国以及英国；下卷收英国长诗四首：安诺德的《索赫拉与鲁斯通》、华兹华斯的《迈克》、辜律勒己的《老舟子行》、济慈的《圣亚尼节之夕》。《番石榴集》可谓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世界性译诗选本。

1985年出版的《朱湘译诗集》收录了上述两种译诗集外加五首零篇。书前有朱湘生前好友、希腊文学专家罗念生的《序》，序中说“这本集子中的诗大部分是根据原诗的文字译出的”。这里的“大部分”如果是指数量即篇数那是不错的，若指国别、语种则并不确切。译诗除从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原文译出外，大部分是由英文转译的。虽然朱湘生前在致友人信中说“我想在已经学习的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外，加学俄文、意大利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窃以为学过某种语言是一回事，真正掌握并能从事某种语言的文学翻译是另一回事。学会多种外语并非易事，何况当年还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电化教学设备，朱湘毕竟也还只有二十多岁。

朱湘祖籍安徽，1904年出生于湖南沅陵县。十五岁入清华学

校,1927年赴美留学,两年后在安庆安徽大学教书兼外文系主任,由于“生无媚骨”(赵景深语)三年后被解聘,从此衣食无着,颠沛流离,于1933年投长江自沉,年刚到三十。他留世的诗集有《夏天》、《草莽集》等。

在我的藏书中《番石榴集》是件珍品。我觉得这个书名就别具意味。石榴原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洋货,而石榴之前加个番字作为书名,第一眼就给人一个来自异域的印象,但它并非番邦的石榴,而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有人译作桃金娘。

桃金娘在国外是种名花,它赢得名花的称号倒不是因为花,它的花形既无特别之处,色彩也不十分鲜艳,而是因为树叶、树皮香气四溢,非常宜人。

无论古埃及、古以色列或是古希腊以至中世纪的英、法、德诸国都有很多有关桃金娘的传说与风俗。古希腊人的神话里说阿佛洛狄忒赢得金苹果获得最美女神的荣誉时是戴着桃金娘花冠的,从此她把这种带来幸运的植物作为自己的象征,自称为“桃金娘女神”。古希腊人还把桃金娘作为尊崇艺术天才的标志,凡是有人朗诵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或是吟唱自己的即兴作品时都要献给他桃金娘花冠。也有在进餐后饮酒的时候互相传递桃金娘的枝条,停在谁的手里谁就得唱一段诗,颇像我们古人的“流觞曲水”、“一觴一咏”。在西欧,桃金娘还常用来作新郎新娘的花冠,也有授予运动会上的优胜者。

我收藏的《番石榴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系精装本,是我的好友杨显森君弥留之际赠送给我的,他离开人世已十七八年了,何处是他长眠之地?

《独清译诗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浪漫主义文学团体创造社毕竟最富创造精神，它张扬个性，强调个人，连其中两大诗人郭沫若和王独清译诗集都分别冠以个人的名字，曰《沫若译诗集》、《独清译诗集》，这在我国是前无古人的。

寒斋藏有《独清译诗集》，1936年上海现代书局版，三十二开，一百二十二页，收古希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诗人阿奈歌郎、沙浮、但丁、龙沙、娃尔磨儿、米勒瓦、彭士、拜伦、雪莱、雨果、缪塞、歌德、乌兰、皮耳士、魏尔冷、梅德林，共诗篇二十三首。正文前有写于1928年的《前置——给爱牟的一封信》交代译诗集编选经过及自己的译诗观点。从文中推想爱牟即郭沫若。

王独清始终认为译诗首先追求的是原作情调的再现，而不在于诗形的毕肖。他写道：“译诗的人不是翻号码的电报生，不是抄字典的誊写员。”比如他将法国龙沙(1524—1585)《玛丽情诗集》第二卷第四首的十四行诗译为三节，每节八行的五言古体诗；而《颂歌集》第四卷第十首每节六行的译为八行。为了表情达意，如此处理并无不可，但后者被删去最后一节就显得对不起原作者了。王独清译诗形式多中国化了，除五言古体，也还有用民谣或骚体的，而缪塞(1810—1857)的《纪念》四十五节每节四行，隔行押韵，几近原诗形式，是一首难得的译诗精品。

王独清出身旧长安贵族世家，留学欧洲多年，他通英、法、意大利

和希腊文,他的译著除了本书以外还有但丁的《新生》,泰戈尔的《园丁集》,后者我未曾见过。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出版诗集、剧作多种。他是个感伤的诗人,却爱参与政治,与前苏联托洛茨基思想有牵连,因而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无缘。1957年《沫若文集》出版时,创造社早期成员四人照变成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三人照,王独清给抹去了。

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去世,年约四十。

萨迪的《蔷薇园》

面对着自己栽培的月季花姹紫嫣红，闻着微风送来的淡淡清香，不觉想起了古波斯诗人萨迪的《蔷薇园》，便从书架上取下水建馥和杨万宝的两种译本对照着读了一会儿。

萨迪十三世纪初出生于波斯（今伊朗）的设拉子，青年时代在巴格达求学，受着波斯和阿拉伯文化的熏陶。不久，蒙古人入侵中亚，萨迪被迫背井离乡，作为一名行脚僧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到过埃及、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印度，甚至到过我国的喀什噶尔。在旅途中目睹侵略者的掳掠烧杀，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他对苦难中的人民充满同情。到了十三世纪中叶，侵略者被打退后他回到故乡安定下来。这时他已五十多岁了，他深悔自己虚度了许多时光。他深居简出，过着沉思默想的生活。但一位友人时常来访，他虽然婉言谢绝，家人也将实情相告：他已执意选择了沉默，决心在余年里缄口不语。然而来者是患难之交，多年挚友，他还是接待了老友，并且常在花园里散步。一天，见这位友人离开时用衣襟兜满了蔷薇、风信子和紫苏，打算带回城里，萨迪就说：“你知道这些鲜花总要凋谢，花园的许诺并不可靠，哲人有言‘不长久的东西不值得留恋’。”朋友叹道：“那有什么办法呢？”于是萨迪答应创作一部《花园》，使秋风不能凋谢它的绿叶，使时光的流逝不能让新春的欢乐变成秋天的萧条：

托盘里的花儿能够鲜艳几时？

不如摘采我园中的花叶一枝。
那些花朵五六天就会枯萎，
可我的花园却永远春光明媚。

听了这番话，朋友倒出衣襟里的花朵，抓住萨迪的衣襟：“君子言而有信！”萨迪遵守诺言，于1258年完成了《花园》。

1958年是《花园》创作七百周年，我国人民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曾隆重纪念他。我就是在此时第一次读到水建馥先生从英文译出的《蔷薇园》（此前读过吴兴华片断译文《玫瑰园》），过了四十二年，我又读到我国穆斯林学者从波斯文译出的全译本《真境花园》（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真是喜出望外！我很喜爱这颗东方的瑰宝，我曾赋诗《开不败的蔷薇》赞美它，其中有言：

一朵鲜花
会诉说一个美丽的故事；
一颗蓓蕾
包含着一串闪光的启示。

译本书名叫《蔷薇园》（《玫瑰园》）也好，《真境花园》也罢，译名都已经作了增饰，以迎合汉语读者的阅读心理。原书名波斯语为Kolistan，直译即“花园”。如今译作《花园》显然太平淡，难在读者中叫响，而名为蔷薇或玫瑰则使人联想到鲜艳的颜色，馥郁的芬芳，而玫瑰一词系叠韵词，在汉语中富有音韵之美，至于《真境花园》颇具伊斯兰教色彩，真主、真理、真光、真境、清真对穆斯林而言有很强的亲和力，读萨迪此作原就是我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必修课。

蔷薇、玫瑰，还有月季，在植物学上虽同科同属却并非一种花卉，前两者一年只在春天开花一次。与萨迪诗中一年四季都“春光明媚”的花相符的似只有月季，然而译为《月季园》诗学魅力又要差得多了。